# 李詩選註

# 李詩選註卷之五

溫州樂清蕩南朱諫選註
姪守行校刋

以古樂府曲名而為之辭者樂府也自命其目而為之辭者効古樂府者也効古樂府者不得直謂之樂府况乃情思音節不同安得混而無别乎故李白之詩用樂府之舊目者曰樂府如襄陽歌以上等篇凡所自命其目者則别為一卷附于樂府之後如南都行玉壺吟以下諸篇以俟知者更加考訂云

## 南都行

南都信佳麗武闗横西闗白水真人居萬商羅鄽闠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

賦也南都即漢之南陽也摯虞志南陽郡治宛在洛京之南光武舊里以置都焉葢起於宛而都於洛陽也信者實然之

辭謝朓詩云金陵佳麗地自古帝王州武關山名張子平南都賦曰武關關其西注云以武關山為關在西也東觀漢紀長沙定王中子買為舂陵節侯至其孫考侯仁以舂陵地下濕頋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以蔡陽白水鄉為舂陵侯國傳至南頓侯實生光武故讖稱白水真人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應劉字改錢曰貨泉泉為白水字而讖應光武鄽市居也闤市垣也甲第者王侯所居之宅也西京賦云北闕甲第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連山言其高也○此李白為南都行也言南陽之麗乃南都之地信哉其佳麗也表武關為西關壯京畿之形勝白水真人居九五而建極則天下之商賈皆頋出於其途市鄽環列星羅而碁布也都邑之富高樓對乎紫陌王侯之第甲第連乎青山南都為天下之會而富庶繁華有如此也

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與五羖名播天壤間麗華秀玉色漢女驕朱顏

英豪謂所産之人材也邈然遠貌陶朱公范蠡也家在南陽郡華容縣之西五羖大夫百里奚也嘗亡秦走宛宛人囚之穆公聞其賢贖以五羊之皮因授以政麗華姓陰氏南陽新野人光武聞其美納為后漢女漢濵神女也南都賦曰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事見一卷○言南都之地多有英豪之人邈然高遠不可企及如陶朱公之佐越滅吳見幾而作百里奚之亡秦走宛相秦以霸功業顯著於一時而聲名播揚於穹壤此皆男子之賢者也不惟男子之賢又有顏色之盛如陰麗華之秀為光武之中宮神女之弄珠嬌朱顏於漢曲是南都之地人材國色稀世而僅有者也

清歌遏流雲豔舞有餘閒遨遊盛宛洛冠蓋隨風還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卧龍客長吟愁鬢斑

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流雲宛洛者光武起於宛而都於洛遂以宛為南都故曰宛洛古詩云遊戲宛與洛當時以三處為富庶繁華地也紅陽縣名漢有紅陽侯白河即白水河俱南都境内孔明南陽人司馬德操以為卧龍嘗登鄧城西山作梁父吟○言南都之地風俗繁華有清歌妙舞而遊遨之士盛於宛洛之間冠蓋相望隨風而周旋也校獵相歡走馬於紅陽之城呼鷹於白河之灣風流豪俠各極情態傍觀之人莫不駭目而怡情亦有高世之士如諸葛公之為卧龍抱膝長吟於草廬之下而老之將至者人孰得而識之乎是南陽之地若都邑若人物固斑斑然而可稱矣若

命世之才誠爲間出而際遇之隆亦未易逢也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縈絲裊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掛雕楹

賦也瀛洲仙山也漢太液池中作小山假以爲名宜春苑在長安城外梨園中有此院居宮女數百人習歌舞亦號梨園子弟紫殿紅樓苑中之宮殿也池龍池也城苑垣也○李白侍從明皇遊于宜春苑中白奉詔而作此詩言東風已綠乎瀛洲之草則苑中草色皆萋然而茂矣離宮別殿已覺得春之早也龍池之南柳色亦已青矣縈烟裊娜拂乎綺城之上柳絲百尺垂於雕楹之間此龍池之柳得春最先而苑中之景因柳而愈媚也此言龍池柳色之初青也

上有好鳥相和鳴間關早得春風情春風捲入碧雲去千門萬戶皆春聲

好鳥謂鶯也間關鶯聲白樂天詩云間關黃鸝花底滑碧雲謂天子之所居也如言紅雲青雲紫霄之類○此言新鶯百囀也龍池柳上黃鳥和鳴間關百囀繞出碧雲之上千門萬戶無不聞此春聲而知天子之遊樂於斯苑也

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輝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天回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茝若聽新鶯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

鎬京謂皇都也詩曰王在在鎬豈樂飲酒唐都長安亦鎬地故曰在鎬京仗天子兵衛也唐制朝會之仗列於東西廊下日以四十二人立於內廊閤外曰內仗出則有細仗蓬萊宮

名萯若殿名紫清上林鳳笙俱見前〇言斯時也吾王居於鎬京之中處於建極之地五雲垂彩耀乎紫清迨此暇日以遊于苑仗出金宮隨日而轉天回玉輦繞花而行始從蓬萊而看鶴又過萯若而聽鶯新鶯飛入苑中以即天之清光頤入簫韶之內雜鳳笙以和鳴也〇按瀛洲蓬萊漢武帝太液池中三神山之名也萯若者武帝時別殿名也與披香鴛鴦等殿皆為後宮上林漢之苑名在長安城外高祖時蕭何請以上林棄地業貧民與武帝射鵰成帝畋獵俱在此地實非宜春一處皆假彼以言此也 瀛洲蓬萊萯若俱見西都賦舊本作萯石者石字恐誤

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

賦而北也烈士白自謂也擊王壺者擊之以節歌也晉王敦酒後嘗詠魏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鐵如意擊唾壺為節壺邊盡缺詩國風云不見伏閔泣涕漣〻○此李白為玉壺吟也言烈士悲歌擊玉壺以為節壯心慷慨惜暮景之蹉跎醉舞秋月之下感激高詠以舒鬱懷不覺涕泗之交流也老而不遇誠可惜哉此白自敘暮年之落鬼也

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朝天數賜飛龍馬敕賜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

鳳凰詔事始云石季龍初置戲馬觀〻上安詔書用五色紙啣于木鳳之口而頒行紫泥者漢儀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

泥封之下詔謁帝者知章薦而明皇召之也稱觴御筵者
賜食而親為調羹也揄揚者獻賦與樂章也飛龍天子內廐
名白侍從溫泉時嘗乘飛龍廐之馬大隱〻于朝也東方朔
傳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陸沉於俗
避世金馬門何必深山之中蒿菜之下謫降也言仙人之降
於下土也西王母謂東方曰蟠桃三千年一結實此兒已三
偷矣故曰謫仙風俗通云方朔是太白星之精也○承上言
我之擊節高歌而自悲者有所感也昔者天子念我有一得
之愚下鳳皇之詔起我於烟蘿之中謁帝於金鑾之殿侍宴
稱觴登於御筵供奉翰林累進辭章揄揚聖主王公大臣假
我顏色相與謔浪而笑傲也侍從溫泉命騎天廐飛龍之馬
賜以珊瑚白玉之鞭我雖承寵而立朝實乃竊祿而避世如

方朔之大隱於金門猶仙人之降於塵俗迹雖混於稠人之中而心實遊于大清之表也舉世安得而識之乎此白自敘初年恩寵如是

○西施宜笑復宜嚬醜女効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

西施喻方朔也醜女白自喻也蛾眉就西施言宮中喻讒佞之徒此則比也西施事見前○承上言方朔之仕於朝大隱金門稱為謫仙無所不可是猶西施之有貌者一嚬一笑無不美也醜女効之愈增其醜徒為人所賤惡以致富人見之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遠去也夫以西施之美人所共悅吾君亦必愛其蛾眉之好吾君雖愛之其如宮中之人嫉妬之乎妬之者衆仍恐蛾眉之女終不得遏吾王之清

光以薦枕席是猶我之欲為方朔大隱金門不可得而反遭
讒謗徒自累其身也明君在上雖能鑒我一得之愚而衆口
共疾吾一人者吾又烏能一日安於其位哉○按王壺吟者
撮篇首二字以為題白所自為之辭也是供奉之時被力士
貴妃讒間將求還山之日歟

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轂
轉秦地雷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擘兩
山洪波噴箭射東海

賦也西嶽華山也崢嶸高貌如絲言其小也渦水坳也盤渦
水之旋轉處也轂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轂轉圓旋
也禹貢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龍門秦地也曰光曰氣曰清

皆河之瑞也尚書中候曰武王觀于洛河沉辟禮畢候至于日昧榮光並出休氣塞河古語云黃河清聖人生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應瑞先見于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巨靈河神也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與首陽本同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跡河曲厥跡猶存○李白為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言西嶽之崢嶸高聳何其壯哉黃河之水萬里遠來觸于華山山若搖動盤渦旋轉勢如車轂聲震秦地有若雷鳴蓋自龍門咆哮而至于西嶽之下也然聖王之瑞先應於河榮光上達休氣遠騰故五彩繽紛而朗耀也千載一清昌期遂會而聖人出矣河之效靈豈偶然哉原其始也華嶽橫阻於河河流河水過之而曲行人受洪波之厄巨靈河神乃手

盪而脚踏之分為兩山中通河流以殺其勢故洪波直下噴

迅若箭東歸於海而河患乃遂息矣此西嶽為黄河所經之

地而雲臺乃河濵之勝境也

三峯却立如欲摧翠屋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

花雲作臺

三峯者西嶽之三峯也華山記云三峯直上晴霽可覩却立

者退於後也蓋三峯在山之背故云却立高掌者言三峯之

却立如河神以手擘開之也華山記山有蓮花峯又開元記

云華嶽雲臺觀中方丈上有山崛起〇此言雲臺之勝也謂

西嶽三峯却立於後拔起空中勢若顛摧其崖谷峭峻而開

列者有若巨靈手擘而分張之也蓮花之峯雲臺之觀又若

白帝之金精運元氣而造就之者也是雲臺者豈人力之所

能為弍

雲臺閣道連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備洒掃麻姑搔背指甲輕

閣道架棧於險以通道也阿房賦云閣道行空窮冥山之深處也列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葛洪神仙傳麻姑手爪皆似鳥爪蔡經私言若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忽有鐵𣏌〻其背○此言丹丘生之居於雲臺也夫雲臺閣道連乎窮冥中有不死之仙乃丹丘也明星玉女供其洒掃麻姑指爪搔其背癢是丹丘之居於雲臺實群仙之流也

我皇手把天地戶丹丘談天與天語九重出入生光輝東來蓬萊復西歸玉漿儻或故人飲騎二茅龍上天飛

我皇與天皆謂玄宗也當時玄宗崇尚道教尊事老子天地戶者陰陽之謂也闔戶謂之乾闢戶謂之坤把者主宰之謂也談天者能言天地之道者也與天之天天子也史記云談天衍謂鄒衍能言五德之始終與天地之廣大也西歸者歸於華山也玉滌丹液也茅龍見二卷○承上言丹丘生之得仙術也如此宜為天子之所見重夫天子者掌握乾坤開闢陰陽與天地為一體合水道之自然者也爾丹丘生者善於談天能知造化之原識長生之訣故得與天子相講論也出入九重恩寵光輝東自蓬萊之三島西歸華嶽之雲臺倘得仙館之玉滌當與故人而同飲各騎茅龍飛昇雲路長生於云臺之中可也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山水辟畫歌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
丘隔海望赤城

賦也燭前者以燭照於壁也蓬萊瀛洲滄洲皆仙境也○李
白同族弟叔卿以燭照山水壁之畫而作此歌言高堂粉壁
之上圖畫蓬瀛滄洲之景偶於夜間以燭照觀宛若真仙之
地何其清也分明山海渺邈如在丹丘以望赤城洪波揚而
山勢高也雖爾寓目於燈前不啻身履於真境矣

光中乍喜嵐氣滅謂逢山陰晴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
人月下窺花源了然不覺清心魂祗將疊嶂鳴秋猿

光燭光也曰雪曰月皆燭照粉壁之象也○於此燈光之下
乍喜嵐氣消滅見皓然而潔白者謂是山陰晴後之雪也雪
非真雪乃燭照素壁之光也又見回溪碧流寂然無聲吾彷

觀者立於素壁燈光之下宛若秦人月下之窺乎桃源也予
然孤高心竟為清侶於疊嶂之外又聞秋猿之鳴矣

與君對此歡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却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
之向溟渤

此謂粉壁山水圖也達明發者自夜然燭以至旦也却顧回視也○言共看粉壁之圖而樂其有山水之勝樂而不已於燭光之下放歌行吟以至明發自夜達旦誠不厭也於此畫圖之中又見揚帆之海客悠然起我從仙之志便欲因之往大海之中求蓬瀛之仙島矣豈徒於燈光之下玩而詠之而已哉○按燭照山水壁之畫最難形容李白乃能曲盡其妙始終宛轉體物象景黄極親切辭宏麗而氣敷暢想於宴會之時燈下引杯頃刻而就不假於沉吟潛思之力有若風雲

之變現轉睫異態真天材也

勞勞亭歌

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傍古情不盡東流水此地悲
風愁白楊

賦也勞勞亭在江寧東南十五里古送別之所一名臨滄觀
古情者言非一日之情也○此李白為勞勞亭歌言金陵勞
勞之亭乃自古送別之所蔓草離離生于道傍此往彼來離
情不盡有如東流之水前者去而後者續與長江相為無窮
也亭邊白楊悲風蕭蕭使吾離別之人不勝其愁思也

我乘素舸同康樂朗詠清川飛夜霜昔聞牛渚吟五章今來何
謝袁家郎苦竹寒聲動秋月獨宿空簾歸夢長

舸大船也楚人謂大船曰舸蓋方言也同康樂者自任之辭

也康樂汎舟必有所詠如過富春渚七里瀨發孤嶼入彭蠡等詩是也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泛江會袁宏在舫中諷詠尚迎升舟與之談論宏所詠之詩即詠史之作也五章之目不可考簾船窓之簾也○言於亭傍乘舸泛江有如康樂朗詠於清流之上夜色寒而霜華落也又嘗聞之袁宏吟詩於牛渚謝尚迎之而升舟今我之能吟者誠無愧於袁郎不逢知音之人惟聞亭前苦竹聲動秋月我乃獨宿於空簾之下徒有懷歸之夢而已矣安得如謝尚之知音者與我相講論乎此嘆當時之無知已也○按詩意白乃自擬於靈運並駕於袁宏因以嘆無相知之人袁豈白之比哉特借其事而用之耳

酬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

豳谷稍〻振庭柯涇水浩〻揚湍波哀鴻酸嘶暮聲急愁雲蒼慘寒氣多

賦也九域志邠州新平縣古豳邑爾雅云稍〻擢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稍擢長而殺也謝朓詩云稍〻早枝勁庭柯庭中之木也歸去来辭云眄庭柯以怡顏九域志涇水出長安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此李白為豳歌行贈其兄長史粲也言新平之邑有豳谷焉庭柯稍〻然而挺殺有涇水焉洪流浩〻然而揚波哀鴻酸嘶若求曹也愁雲蒼慘而寒氣多矣吾兄弟相連若鴈行者闕此寧不為之一感情乎

憶昨去家此為客荷花初紅柳條碧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寧知流寓變光輝胡霜蕭颯繞客衣寒灰寂寞憑誰

煖落葉飄揚何處歸

此謂豳谷即新平也二千石郡太守歲支俸也指長史而言蓋稱之也流寓者白之客新平也變光輝猶言失光彩也寒灰落葉白自喻也○承上言新平之山水景物若此我於近日客遊此地適當荷花開而柳條碧時可樂也夜則出外而飲酒曉則歸謁乎大夫自謂可以長取樂矣寧知歲月之推遷遭世之喪亂安史入長安則胡霜蕭颯繞我客衣覊旅之寂寞有若寒灰使之回煖者誰歟蹤跡之飄零有如落葉與之定止者又何所乎在吾兄可以察而知也

吾兄行樂窮曛旭滿堂有美顏如玉趙女長歌入綵雲燕姬醉舞嬌紅燭狐裘獸炭酌流霞壯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覆何惜餘光及棣華

日暮日曛日旦曰旭獸炭以炭為獸形如紅麒麟之類抱朴子云顏曼卿入山學仙自言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饑詩小雅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燕兄弟也○上叙在己之為客此言長史之為主也謂夫吾兄行樂而窮旦夕美女滿堂洗善歌舞熾炭酌酒以相歡洽壯士悲歌而多怨嗟寧肯憐我而相卹乎我之初受帝恩也榮耀極於一時今遭斥逐而流離失所若是前榮後枯反覆不定誠可哀也吾兄以骨肉之懿親何惜借餘光以相照乎必將賑我之窮卹我之匱使寒灰復煖不終於窮寞落葉有歸不至於飄零可也

橫江詞

人道橫江好儂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

賦也橫江在太平府當塗縣去建康八十五里今和州橫江

浦與江南采石相對乃南北濟渡處也儂我也吳人之方言也瓦官閣在秦淮北晉武時以陶官地建浮屠高三十五丈又云梁朝所立高二百四十尺○此李白遊金陵時渡橫江而作言人皆謂橫江為好我獨謂橫江為惡者何也若大風一起連日不休將有摧山之勢則江中白浪高於城中瓦官之閣矣此所以為惡也安得謂之好耶

其二

海潮南去過尋陽牛渚由來險馬當橫江欲渡風波惡一水牽愁萬里長

賦也尋陽古江州今九江府也牛渚山在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古津渡處也馬當山在池州東流縣橫枕大江萬里者甚言其長也○言橫江與牛渚相對乃在尋陽之下馬

當之上而牛渚之險則又過乎馬當矣橫江欲渡而畏風波之惡一水牽愁則有萬里之長愁與水俱無盡也〇按海潮自瓜步過建康不及池州而止去九江尚數百里曰過尋陽者白非不知而為此辭也乃詩人之大言讀者不以辭害其意可也

其三

橫江西望阻西秦漢水東連楊子津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風愁殺峭帆人

賦也西秦〻地長安也橫江在東故曰西望漢水出嶓冢山東流至大別山入于江楊子津楊子江之濟渡處今之瓜步儀真是也峭峻也峭帆峻帆也盖風健則帆峻矣或曰峭帆方言謂掛帆也〇此李白在橫江而思歸也言橫江西望長

安乃吾故鄉道路阻隔不得歸矣然漢水自西而來者乃入于横江通乎揚子之津水能東行人不得以西歸反水之不如矣且横江之浪其高如山那可渡弍風狂帆峻是以愁也

其四

海神来過惡風廻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侶連山噴雪来

賦也海神者海上之神也入海之人往〻相傳為有神怪如牛渚然犀之類宋文天祥自台州浮海至真州夜間或有所見舟人謂是海神云海神惡風非虛語也天門山名在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兩山夾江東曰博望西曰梁山對立若門故曰天門浙江錢塘潮候圖云潮至每月二十四五漸小二十六七漸生初三潮漸大惟八月十五獨大常潮〻頭

高數丈捲雲擁雪聲如雷鼓何如此者言不及乎此也〇言

横江之上海神過而惡風作白浪衝擊於天門之間兩崖石

壁豁然若開誠天下之至險也濤若連山噴雪而来雖浙江

八月之潮亦不及乎此也

其五

横江館前津吏迎向予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

波不可行

賦也館驛舍也横江館乃采石津之驛舍也海雲生風起之

侯也郎吳人相稱之辭也〇白在横江欲渡之時津吏相迎

謂之如此而白述之也

其六

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川迴驚波一起三山動公無渡

河歸去来

賦也暈日月傍氣也古語云月暈則風生鯨海中大魚也蜃促縮也三山在江寧縣北十二里濵江有三山相接名曰三山公無渡河古曲名此盖借用之也○言横江之上月暈霧昏而風大作海鯨蹙水而百川西廻驚濤巨浪撼動山嶽江勢若此甚可畏也如之何而可渡哉不如歸去之為愈也白盖久客江湖有不如意者而思歸之情如此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金風夜窃涼氣發獨上高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揺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

賦也涼風白露皆秋景也吳為闔閭所都今蘇州地也越為句踐所都今會稽地也空城者舊都之城也○此李白客金

陵於西城月下而作此詩言金陵夜靜而凉風發獨坐城上之高樓遠望吳越之故地但見白雲如水搖動空城城雖在而人則已矣白露垂珠滴乎秋月景物凄凉令人多感慨也

月下沉吟久不歸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遥憶謝玄暉

月下者西樓之月下也沉吟者口不言而心有所思也謝玄暉晩登三山望京邑詩云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亦指金陵而言也○言於金陵西樓月下徘徊沉吟久而不歸概想古人追憶舊迹然古人雖多吾目接而心慕者亦少矣惟有晉之謝玄暉能道澄江淨如練之句清新秀麗而寫景親切是以使我憶之而不忘也月下沉吟眼中相接者止此一人而已矣○按古人之詩以句而得名者如池塘生春草澄江

淨如練颯洛吳江冷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僧敲月下門又如長笛一聲人倚樓之類皆以一句之佳而得名於後世蓋舉其一善而稱之者也若李杜之長篇累牘無所不可而細畢舉固不可以一善名也惟其不沒人之善所以為大也

秋浦歌 十六首

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客愁不可度行上東大樓

賦也秋浦隋縣名唐武德四年析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池陽記曰秋浦帶郡城南連驛道為舟棹之路度猶遣也大樓山近秋浦白嘗代內贈詩云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白客宣城遊於秋浦而作此歌言秋浦者名為秋浦其實長似秋也景色蕭條使人多愁我之客遊於此愁不可遣乃上大樓之山登高望遠將以自舒其情也

正西望長安下見江水流寄言向江水汝意憶儂不遥傳一掬淚爲我達揚州

長安帝都所在李白之故鄉也西望者秋浦在江之東也儂我也吳人自稱之辭也○言長安者是吾故鄉今登大樓之山西望長安長安不可見矣但見山下江水之流也乃寄言於江水云汝亦能憶於我否我自長安而來嘗由揚州以至于此今憶故鄉而揮淚欲將一掬之淚付汝江水達於揚州庶自揚州至長安以洩吾懷土之情也○按白詩創意以無爲有正如佛家所謂空中曇花爲說法之妙也

其二

秋浦猿夜愁黃山堪白頭清溪非隴水飜作斷腸流

賦也黃山在今歙縣西北百二十八里高一千二百仞相傳

浮丘公與黄帝嘗遊於此故名山有三十六溪其一為浙江之源其一落宣州為秋浦清溪清溪在池州貴池縣隴水在秦州山東行役者登隴山瞻顧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登高望遠涕淚雙墮○此白客於秋浦而思鄉也白本隴西李氏之裔故在秋浦聞黄山之猿而夜愁見清溪則思隴水而悲也夫山猿豈能使人白頭清溪豈能使人斷腸哉蓋憂戚之生於情觸物而動物無彼此而情則一也

欲去不得去薄遊成久遊何年是歸日雨淚下孤舟

薄遊言不久也○白之客於秋浦欲歸不得初意只謂暫遊於此今乃淹滯已久歸期未定泛舟上下於清溪揮淚如雨之多也

其三

秋浦錦駝鳥人間天下稀山鷄羞綠水不敢照毛衣

賦也錦駝鳥名生於秋浦未詳何狀山鷄錦鷄也虞衡志南中有錦鷄形如小鷄項𩯭毛金色身紅黃相間極有文彩目徹白湖南北亦有之錦駝鳥疑亦類此者也博物志山鷄自愛其色終日照水目眩則溺而死○此詠秋浦之所産有錦駝之好鳥世所罕見者雖山鷄之美亦羞與之比不敢臨水而自照其毛羽矣

其四

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總成絲

賦也颯風疾聲也○言我客遊秋浦忽然鬢白髮非自白也乃聞浦上之猿聲思鄉而多愁故易白耳是乃猿聲催我之髮白也

其五

秋浦多白猿超騰若冰雪牽引條上兒飲弄水中月

賦也白猿亦異獸也○秋浦山深多有異獸故見白猿之引兒飲水於溪月中也

其六

愁作秋浦客强看秋浦花山川如剡縣風日似長沙

賦也剡縣即今剡溪地嵊縣所屬也長沙即今長沙府世說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盛弘荊州記曰長沙西岸有麓山其下有精舍左右林嶺迴環泉澗傍有礬石每至嚴冬其水不停霜雪○此因秋浦而懷舊遊也言愁作秋浦之客而强看秋浦之花秋浦之山川如我昔日所遊之剡縣秋浦之風日如我昔日所遊之長沙

遊非舊遊而山川風日則無異也客行東西無有止息顧此憶彼情何如乎○按白自夜郎赦後遂泛湖湘遊會稽之金陵客宣城故在宣城而追憶於長沙會稽也噫萍梗浮泛所過皆陳迹矣騷人墨客安得恝然而忘情乎

其七

醉上山公馬寒歌甯戚牛空吟白石爛淚滿黑貂裘

賦也白石吟即甯戚扣角之歌也其歌曰南山粲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衣尺布纔至肝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蘇秦說秦王而說不行黑貂裘敝黃金百斤盡窮困而歸○白之自言醉即騎馬歌即扣牛空抱甯戚之材不逢桓公之召時不我用未免如蘇秦之窮困淚滿於黑貂之裘也

其八

秋浦千重嶺水車嶺最奇天傾欲墮石水拂寄生枝

賦也水車嶺名秋浦志云李元下嘗刻碑於有待岩謂秋浦千重嶺而水車嶺爲最奇句盖用其語也○言石側欲墮而不墮者異石也桑腐而他木寄生者異木也惟水車之嶺有之所以爲最奇而非他嶺之可比也

其九

江祖一片石青天掃畫屛題詩留萬古綠字錦苔生

賦也江祖地名卽秋浦也爲江水發源處故曰江祖綠字者苔生於字上也錦苔者苔有綠紋如錦也○此李白欲於秋浦崖上磨石而題詩也期以詩留萬古字綠苔生其跡不滅此可見白之自負於詩名欲與山川同不朽也或曰一片石

乃碑也即唐李元方所刻於有待者之碑李白亦嘗謂峴山碑為一片石矣殊不知此謂青天掃畫屏者乃磨崖而書非真碑也豈有碑石若是之大者乎

其十

邏人横鳥道江祖出魚梁水急客舟疾山花拂面香

賦也邏遊兵也其時必以宣歙界上地僻且險故於秋浦設兵以備警察如今之巡司是也鳥道言嶺之峻處惟鳥可度故曰鳥道亦蜀道之嶺名也魚梁疊石堰水以取魚者今溪澗水淺處皆有之江祖見前〇言戍者居於鳥道之中而魚梁出於水淺之處灘狹水急故舟疾下夾岸山花其香撲面秋浦之景蓋如此也

其十一

水如一疋練此地即平天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船

賦也如練者言其潔白而長也謝元暉云澄江淨如練平天者天本穹窿而水如天則體平矣故曰平天耐可者猶云耐煩而少可也乃稍緩之辭蓋方言也一說耐可者如何而可也○言秋浦之水如練之白如天之平可以乘月看花而上酒船也

其十二

綠水淨素月〻明白鷺飛郎聽採菱女一道夜歌歸

賦也素月月色白也歌采菱歌也即江南采菱曲○言秋浦水綠月白而鳥飛采菱女子乘此夜月歌曲而歸也采菱曲自漢以下淮南江南皆有之相如賦所謂觮人奏采菱之歌靈運詩云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其十三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動晴川

賦也爐火漁人舟中夜間所然之火也紅星火光中之星〻者是也紫烟火之烟也夜間視之則紅黒相映成紫色也赧者語助辭也郎相稱之辭也赧郎呉音也猶言阿翁阿孫之類或曰赧爲愧之之辭○言浦中漁人夜間然火而唱歌火光起而歌曲揚也

其十四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

賦也三千丈極言其多也箇數也似箇者猶言如此之數也鏡裏霜白髮映於鏡中如霜也謂爲鏡中霜者假設之辭也○言人之白髮如此之長者何也因愁多而致然也照於鏡

中皓然如霜不知明鏡之中何由有此霜乎乃白髮之如霜
也豈眞霜耶設爲怪問之辭而含不盡之意白之詩清新而
變化者如此○按此白在秋浦作客而自言其多愁而易老
也

其十五

秋浦田舍翁採魚水中宿妻子張白鷴結罝映深竹

賦也田舍翁老農也白鷴鳥名形似鷄而大似鸞毛羽色白
而紋黑花生南方山澤中罝網也○言秋浦之農老者取魚
而宿於水其妻子則捕白鷴而入於林中生理雖微各有所
事僅取自足而已矣無外慕也

其十六

揺波一步地了了語聲聞闇與山僧別低頭禮白雲

賦也桃波地名或曰寺名近秋浦了了明也白雲者僧之所居也○言秋浦與桃波相近桃波乃僧人所居我遊秋浦不得與桃波僧人面別而歸非恝然而忘主客之情也意則暗與之別但低頭而禮其白雲望其所居之處致其辭謝而已矣○按秋浦歌原一十七首以第十首辭氣不相類故闕之故得十六首也其序事簡而實近而明情辭兼至景象物類有如畫出後人讀之宛若親履其地也使他詩人之詠必加粧點而反多晦矣此白所以難及也

當塗趙少府粉圖山水歌

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南溟連名公繹思揮彩筆驅山走海置眼前滿堂空翠如可掃赤城霞氣蒼梧煙洞庭瀟湘意渺綿三江七澤情洄沿

賦也峨眉蜀山名西極者天之西方至極之處也羅浮山名
在廣東博羅縣高三千六百丈周迴五百里南溟者天池也
繹思言紬繹其心思也與周頌時繹義不同空翠空中翠色
山水之光景也云滿堂者就畫壁言也赤城天台赤霞城也
蒼梧在廣西洞庭湖名在湖廣長沙瀟湘亦水名在湖廣零
陵三江七澤按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江有三而澤有
七震澤即太湖則三江當與相連而所謂七澤者則又在於
湖廣洞庭等處曰意曰情皆自畫者言之即上文所云繹思
是也〇此李白詠趙少府粉圖山水歌言峨眉之山高出於
西極之天羅浮之山南與溟海而相連此天下山水之至大
者也名公能畫則紬繹其心思揮其彩筆想像而模彷之如
驅山海置於眼前有若鬼神之斡旋乎造化移彼而就此也

空翠滿堂濃若可掃又若霞起赤城煙出蒼梧洞庭瀟湘之
渺綿三江七澤之洄泓則其繹心思運精神於丹青者宛然
而得其山水之真也○按繹思字就畫上說曰意曰情貼繹
思說曰驅曰走曰掃皆容其畫之精妙也
驚濤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不動亦不旋飄如隨
風落天邊心搖目斷興難盡幾時可到三山顛
向我向之也自舟帆言之也○言波濤如此之洶湧彼操舟
者欲何之乎舟帆搖曳意興難盡遠望三山以從仙遊杳然
莫及不知何時而可到乎此盖指畫中舟帆而託言其意也
西峯崢嶸噴流泉橫石蹙水波潺湲東崖合沓蔽輕霧深林雜
樹空芊緜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寂聽無鳴蟬
東西以畫左右言也此中指東西崖也○言兩崖之間泉石

縈廻林木深翳昏黑冥昧不辨晝夜凴几聽之寂無蟬聲之
可聞也此蓋形容畫中岩谷景物之極其精緻也
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坐不語南昌仙南昌仙人趙夫子妙年歷
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賔杳然如在丹青裏五色粉圖何足
珎真仙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羽客仙人也梅福為南昌尉後棄官歸壽春一朝棄妻子去
世傳以為仙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門卒云趙
夫子謂趙炎少府也歷落即磊落不羈之意真仙者對畫中
仙人而言也青雲士武陵桃花俱見前○言畫中羣仙列於
長松之下對坐而不語者南昌之仙也南昌仙人豈惟梅福
而已哉乃今之趙少府亦與其列也少府歷落貴作青雲之
士訟庭無事同衆客以間遊杳然清遠之思如在丹青之内

眞仙人也粉圖中所畫羽客者乃描古人之陳迹耳何足貴乎惟此眞仙庶可全身挾羽客以遨遊超凡俗而長生也然為仙有術亦須及時若不早為之計必待功成而後身退此時求仙亦已晚矣豈不貽笑於武陵之桃花乎此則歸美之辭而寓規戒之意也○按白之題畫詠山則以峨眉羅浮赤城蒼梧三山等言之詠水則以南溟洞庭瀟湘三江等言之終以羽仙武陵之事歸之主者雲烟草木舟帆泉鳥雜然布置情思流動辭氣激揚初看若無統紀細玩則界限分明有如韓信用兵而多多益辦也

○永王東巡歌 永王名璘肅宗弟也封荊州大都督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後以擅海左兵敗死

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樓船一舉風波靜江漢翻

為鴈鶩池

賦也正月者肅宗即位而改元也祿山反上皇制以永王璘為嶺南江西等四道節度使璘至江陵擅引舟師東巡後為皇甫侁所殺龍虎旗者交龍之旗天子所建熊虎之旗將軍所建永王用龍虎者天子之命也曰遥分者非面命也天子者上皇也是時明皇幸蜀傳制於永王也鴈鶩池如梁王之鴈池乃苑囿之地也○此白美永王璘承命而東巡也言永王於天子即位之初承命出師以巡東南分以龍虎之旗任以藩屏之職王乃啓行樓船一舉而風波即靜江漢之地皆為我王鴈鶩之池也以江漢為鴈池則我王封疆之廣而天子錫命之厚從可知也○按此詩意蓋頌永王出師成功以修封爵因其東巡而期之如此也

其二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賦也三川謂洛陽之三川曰瀍曰洛曰伊北虜指祿山也永嘉晉明帝年號元年七月劉聰作釁而劉曜陷長安死者三萬餘人懷帝蒙塵於平陽謝安初卧東山後都督徐兖諸軍事與弟謝石兄子玄破苻堅百萬師於淝水上○言三川之地祿山之寇紛然如麻之多犬羊充斥而東京陷沒矣天子西狩百姓南奔有如晉懷帝永嘉之時劉聰陷京師而天子蒙塵於外也凡夷狄之侵中國者以中國無人也苟有人焉彼且畏服之不暇又安敢與我為敵哉且如東晉之時苻堅入寇能用安石為將帥則談笑之間可却百萬之衆又何北

虜之是畏乎此亦歸美於永王也謂朝廷能用永王則必有安石之功矣或曰是白之自負也盖以安石而自比也

其三

雷鼓嘈嘈喧武昌雲旗獵獵過尋陽秋毫不犯三吳悅春日遥看五色光

賦也雷鼓嘈嘈如雷之鳴也雲旗獵獵如雲之多也唐武昌縣屬鄂州江夏郡尋陽即九江也在尋水之傍故名尋陽秋毫毫毛至秋而末鋭言微細也三吳謂姑蘇廣陵建業也舊為夫差吳王濞孫權之都日五色祥光也○言永王之出師鼓如雷而鳴於武昌旗如雲而過於尋陽軍威甚盛及至三吳秋毫不犯而軍令又嚴故三吳之民悅而春日有五色之光盖民心得而天意寧也曰春日者正月之出師也

其四

龍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春風試煖昭陽殿明月還過鳷鵲樓

賦也龍蟠虎踞金陵之形勝也謝玄暉詩云金陵佳麗地自古帝王州諸葛亮曰鍾阜龍盤石城虎踞古丘者前朝帝王之墳墓也昭陽漢殿名鳷鵲漢觀名俱在長安唐舊都所在也○此承上三吳而言永王出師向金陵也金陵之地鍾阜石城龍盤虎踞自古帝王之州也六朝既往變爲丘墟昔者王氣今已衰矣永王南巡於金陵不過訪問前代帝王之丘墳而已矣非吾祖宗創業之地不必深念可也彼昭陽之殿鳷鵲之樓乃長安之故都有唐之基業今者雖經亂離而春風猶試煖於昭陽明月仍過於鳷鵲氣象尚未甚衰是吾祖

宗肇基之地可能頓然而忘之乎顧無留滞於金陵文居於外方急於勤王以匡社稷使乘輿早得以返正上皇不文於蒙塵可也

其五

二帝廵遊俱未廻五陵松栢使人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来

賦也二帝謂明皇肅宗也廵遊者明皇幸蜀肅宗在靈武也廻復于京師也五陵唐髙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也或謂漢之五陵者非是河南洛陽東京也遠道者謂自江南以赴難也〇言禄山陷長安明皇肅宗俱出於外未復于京師祖宗陵墓之荒凉松栢蕭條使人哀痛則長安之地何日復見朝會之盛乎夫洛陽者天子之陪都也今為逆賊所據倚為巢

完以瞰長安必先定洛陽而後可取長安也今者俟王將帥
罔知緩急之序不救河南之洛陽以踣盗賊之根本則其拔
蔓愈熾仍恐難於撲滅更喜賢王引兵遠来自南而北以征
洛陽攻其腹心則黨類可散叛逆可平舊京可復二帝不日
而旋駕五陵松栢亦生輝矣○按此詩白之勸諫於永王者
辭正義切畧無阿黨之私所以蹈禍者特以不能察識永王
之志被其欺而受其餌依隨遲回失於見幾故罹於禍也嗚
呼白不可謂無智之而不斷與無智同故知白者必將有以
貸之也

其六

丹陽北固是吳關畫出樓臺雲水間千岩烽火連滄海兩岸旌
旗繞碧山

賦也丹陽山名古雲陽縣也今鎮江東南六十里有丹陽縣北固亦山名在鎮江府北一里廻嶺下臨長江其勢險固即府治所據二山南北相望晉號京口故曰吳關○言丹陽北固係是三吳之關隘東南要害之區也民居富庶閭閻相望故樓臺如畫出於雲水之間吾王東巡於此則軍威壯盛烽火連乎滄海旌旗繞乎碧山誠可以樹保障之功仰副天子之命也

其七

王出三山按五湖樓船跨海次陪都戰艦森森羅虎士征帆一一引龍駒

賦也三山在上元縣西南四十五里五湖太湖也其水分為五道故曰五湖即禹貢所謂震澤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

信曰次陪都者天子之貳京也如周之洛邑漢之南陽唐之洛陽宋之臨安此言陪都者謂唐都長安而又以金陵為陪都也虎士勇士也龍駒疾馬也引龍駒者言風帆之疾也故帆字亦合風馬為颿字颿音帆○此言永王之東巡自三山臨五湖而次於金陵舟師盛而征帆速也

其八

長風掛席勢難迴海動山傾古月摧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侶龍驤出峡来

賦也席帆也龍驤將軍王濬也晉武帝謀伐吳詔濬修戰船濬乃作大船連舫去聲并兩船也二百步受二千餘人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水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統兵順流徑達三山孫皓遂降○言永王之東巡也舟師順流而下乾

坤為之震動有如王濬統兵出峽以伐孫吳成功指日而可
待也

其九

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鮫我王樓艦輕秦漢恰似文
皇欲渡遼

賦也祖龍始皇也始皇嘗欲作石橋渡海以觀日出處射鮫
漢武帝也武帝過尋陽射鮫江中獲之文皇太宗也嘗親征
高麗渡遼水至城下破其國以為遼州○言始皇造橋以渡
海漢武射鮫於尋陽皆為浪遊而無所益於民者惟我賢王
率舟師以赴難非秦漢之浪遊如我太宗文皇帝之伐遼東
討桀驁之夷征不庭之國輔王室以正四方也豈始皇漢武
之可同日而語者乎

其十

帝寵賢王入楚關掃清江漢始應還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賦也寵〻命之也楚關者楚地之關如曾陽之屬江漢雲夢金陵皆楚地也朱邸者諸侯來朝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諸侯王朱戶故曰朱邸淮南王好賔著書或稱大山或稱小山李白借言以為實山也〇言永王領荊州大都督之命必須掃清江漢殄絕叛寇以一區宇及功成而始還於朝也開朱邸於雲夢作小山於金陵固其侯封以蕃王室庶乎功成以仰答天子之休命也

其十一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

安到日邊

賦也王馬鞭天子之鞭也如晉明帝有七寶鞭唐明皇之珊瑚鞭皆貴物也筵坐席也瓊筵貴席也南風者時天子南狩故曰南風西入者自江東言之則長安在西也○借君王之玉鞭以指揮者永王受天子之命以從事也坐於瓊筵麾斥戎虜噓其南風以掃胡塵乘勝逐北西入長安以到日邊復我先皇之故土乘輿不日而返正庶有以副天子之重託也

〔按宋蔡寛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畧亦不為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為亂者哉盖其學本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事功耳

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美大抵才高意廣如孔融之徒固未必有成功也此寬夫之論李白者得其情矣但白之失於知人昧於事幾不能明決為可議耳自古詩人多闊略言浮其實者亦多矣豈白一人而已乎〇又按永王璘受命為荆州大都督兼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金陵非所統之地乃擅引舟師下金陵方命踰境反形已著白又從而美之豈其情然全有不知者乎且璘之為人小有才而聽其子之邪謀乘國家之亂起覬覦之心欲據偏方以窺神器罪固不容誅矣白不之審甘受其餌自蹈逆憶其獲罪流竄宜也子朱子於綱目書永王之事一則曰永王璘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一

則曰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〻敗走死書友書討璘罪著矣璘罪不可掩而白之為其所致者得無罪乎或曰璘之逆白有不與知者曰形迹之可疑者獨不知所趨避乎然則白將奈何曰知而諫之諭之以忠義開之以利害守之以死而已矣其有可以脫身而去者則當勇决而行赴諸有司以自白其狀俾轉而達之於天子可也若乃因循兩端即有可誅之罪矣故白之不死者幸也白雖有文章而踈於義理之學故於利害危疑之際處之不當以致自累也孰謂白果有助於永王者哉

上皇西巡南京歌

胡塵輕拂建章臺聖主西巡蜀道來劒壁門高五千尺石為樓閣九天開

賦也建章臺即建章宮也在長安劒門即大劒小劒蜀道之至險者九天言其高也○祿山陷長安明皇幸蜀後以蜀為南京李白作為此歌意謂胡塵輕拂於建章之臺天子蒙塵西巡於蜀劒門高峻石作樓閣倚於九天之上以壯帝居誠陪都之形勝也曰輕拂者諱之之辭如春秋云公遜于齊不敢斥言之也

其二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

賦也成都蜀也張子平成都賦云既麗且崇實號成都注云○成都者言可為都會之地也唐為益州明皇改為成都府後幸蜀又改為南京秦川涇渭也在長安舊都境内○言成都入

物之富山川之美雖云今日之新都而草樹雲山之勝過於
舊都宜為天子駐蹕之所蓋天子以四海為家隨其所至皆
京邑也

其三

華陽春樹號新豐行入新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
減上陽紅

賦也華陽縣名楊雄益州箴云華陽西極黑水南流今成都
治成都華陽兩縣新豐漢長安邑名高祖所營以養太公者
也饒猶讓也秦地長安也上陽宮在長安○言蜀之華陽春
樹繁茂如同長安之新豐今者上皇幸蜀居於華陽之新都
則無異於華陽之舊宮矣誠如漢之太公居於新豐也且華
陽之景物柳如秦地之柳花如上陽之花宛然一長安之舊

宫也上皇西巡奚必拘〻於思舊哉雖以慰其暫居之意而實啟其懷舊之思所謂諷諫者歟

其四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賦也行路者明皇西幸於蜀也六龍喻天子之六轡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〻子之所至人皆以為幸故曰幸九域志筰橋江水亦曰濯錦江俗云以此水濯錦則鮮明玉壘山名在成都西北渭水貫長安城中唐所都也○言世人之行路皆有所難也惟天子之行無所疑滯復何難哉御六龍以周四海則無所不通矣故西幸於蜀而人心皆悅也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長安渭水固為舊都今茲西幸錦江即渭水玉壘

即長安矣隨吾皇所至之地造化亦為之而斡旋也

其五

萬國同風共一時錦江何謝曲江池石鏡更名天上月後宮親得照娥眉

賦也同風者言其政教之出於一也謝猶減也西京雜記武帝於曲江頭大營亭館以為燕賞之地按劇談録曲江本秦時隑川隑即畸字巨依切唐開元中疏鑿為勝景南即紫雲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列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進士既捷則燕于曲江亭杏園中石鏡在華陽武擔山有石光明如鏡○言萬國同風而天下一統則輿圖之盛無此疆彼界之殊故蜀之錦江無異於長安之曲江也蜀山石鏡之光明者今不曰石鏡而曰天上之月則

懸於吾皇之後宮得以照妃嬪之娥眉匹錦江不減於曲江石鏡懸照乎宮娥則天子所幸之地即為都會之區又何有於新舊之分乎

其六

濯錦清江萬里流雲帆龍舸下揚州北地雖誇上林苑南京還有散花樓

賦也劉光祖萬里橋記云孔明於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上林苑在長安成都志宣華苑城上有散花樓隋蜀王秀所立也○此亦言蜀中之形勝江南之名郡曰揚州長安之大苑曰上林是吾國家舊時境内富庶之地遊畋之所也吾皇今雖暫幸於蜀而蜀之錦江雲帆順流可以徑達於揚州則揚州為不遠矣蜀為南京而有散花之高樓又

可以方於上林之舊苑也隨吾皇之所至皆爲吾皇之輿圖何有於彼此遠近之殊乎

其七

錦水東流繞錦城星橋北掛象天星四海此中朝聖主峨眉山下列仙庭

賦也錦城者蜀城也以錦水而得名也星橋在成都城中唐李冰所造上應七星一曰長星二曰圓星三曰機星四曰夷星五曰尾星六曰冲星七曰曲星故曰象天星也聖主謂明皇仙庭猶云仙仗之類凡天子之所御者曰仙曰天天尊之也仙興之也○言錦水繞乎城外星橋貫乎城中成都乃形勝之地也今者天子駐蹕於此四海來朝則錦水星橋之傍眉山之下列仙仗於仙庭天子高拱於穆清之上有如上帝之御於鈞天清

都也

其八

秦開蜀道置金牛漢水元通星漢流天子一行遺聖跡錦城長作帝王州

賦也金牛者秦欲伐蜀無路可通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牛路纔通秦伐蜀取其國號所開路金牛漢水源出蜀之嶓冢山東流至漢中為漢水星河天河也一行者猶古語一遊一豫俗言一來一往之類相侶而舊註以為唐僧一行者穿鑿之甚且以僧與天子並稱聖迹可乎○言蜀山道開蜀江水流天子西巡嘗一至其地矣則此地長為帝王之州也盖車駕所至即為都會云

其九

水綠天青不起塵風光和煖勝三秦萬國烟花隨玉輦西來添作錦江春

賦也三秦者關中也項羽分其地王秦三降將故曰三秦其一岐雍縣其二櫟林塞在長安東今華州潼關其三秦所置上郡所謂三秦也西来者自長安而来成都也〇言關中之地極天下之形勝今成都之山水風光又有勝於關中者何也天子西巡萬國咸賓烟花旋繞於輦轂之下而添作錦江之春也夫以天下之春為一方之春則物色增新在在生輝所以勝於關中也噫其大有不勝者自亦不得而言矣

其十

劒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

月照乾坤

賦也劍閣重關者大劍小劍二山相連三十里絕險處而為飛閣以相通也是為蜀之北門故劍閣銘曰惟蜀之門作鎮作固歸馬者歸騎也言明皇之回京也少帝肅宗也紫極者天子之都為四方之極也雙懸日月並耀之辭謂明皇與肅宗也○言大劍小劍閣道之險是為重關乃蜀之北門也上皇西巡畢事而歸馬若雲屯何其盛也少帝即位於靈武御長安之舊京開紫極之正位以臨天下有如日月雙照於乾坤而並耀於雲霄之上也蓋上皇自蜀而西歸肅宗自靈武而即位重華既協而繼統有光輝矣○按史至德元年七月肅宗即位於靈武尊明皇為上皇天帝二載廣平王淑復京師十月復東京帝至自靈武十二月上皇至自蜀故白云雙

懸日月照乾坤蓋喜而美之之辭也夫天無二日而民無二

王不俟父命而遽即位是二天子也自為天子迹涉乎篡故

程子得以春秋之法糺而議之議之誠是也而白之美之者

為非矣噫義利幾微之際雖司馬范太史尚未有深喻者況

白乎哉此義直至程子始明至朱子而始定白未知道宜未

及乎此也

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

見下渝州

賦也平羌江嘉州龍遊縣有平羌山水繞其下江因以名清

溪縣在資州自資州下昌州二百二十八里自昌州下渝州

二百里自清溪至渝計五百二十八里三峽者巴峽明月峽

巫峽也渝州即今重慶府治巴縣〇言峨眉山上半輪之月
月弦之時、、已秋矣月影入於平羌之江而江流夜矣乘夜
放舟浮清溪而下三峽思君不見忽然又至於渝州矣所謂
君者其姓名不著不知為何如人也疑即下章峨眉山月歌
送蜀僧晏入中京者晏即其人也僞作者乃以姓名移於下
章云耳㊟按峨眉山月歌前後共二首前一首但云峨眉山
月歌而已後一首則云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二詩
皆送人之辭前云思君者則題闕不見其人之姓名後云峨
眉山月歌送蜀僧晏疑蜀僧晏即前所送之人也蓋後人僞
為是歌者乃以白本章所送之人移置題下而欲取信於人
也今考其辭氣後章之鄙俚狚俗又無倫序决非太白之詩
誠僞作也更其題而欲竊取其名不知玉石之分皎然自見

其用心也亦淺矣譬之西施無鹽並立使無鹽謂盲人曰我西施也盲或可欺謂明者曰我西施也則睨然睨乎之下安可以妍媸掩乎凡僞作者皆存舊本考之可見

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

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謝朓已没青山空後來繼之有殷公

賦云謝朓觀朝雨詩云朔風吹飛雨蕭蕭愁殺人青山在當塗縣城東謝朓居於其下白當云宅近青山同謝朓○此李白酬殷明佐之贈裘也言昔者謝朓居於青山之下嘗有詩云朔風吹飛雨蕭蕭愁殺人今者謝朓已沒青山空矣繼謝朓而能詩者乃殷公也則知朔風吹雨之可以愁人是以贈我以裘也此四句總序以發端

粉圖珍裘五雲色燁如晴天散彩虹文章彪炳光陸離應是素娥玉女之所為輕如松花落金粉濃似錦苔含碧滋遠山積翠橫海島殘霞飛丹映江草凝毫採掇花露容幾年功成奪天造

粉圖畫也言裘之色如畫也彪炳文貌陸離光也滋色潤也凝毫言其彩色之凝聚於毫端者天造者天所造就也○此言裘之美也色如畫出之五雲又若晴天之彩虹文章彪炳而陸離者何鮮明也是豈人力所能為哉乃素娥玉女之所成也輕如松花之落金粉濃似苔錦之含碧滋又如遠山積翠之橫于海島殘霞之飛丹映乎江草五彩繽紛雜然並見其色之凝於毫端者又若採掇乎花露之容鮮明而潤澤也累年功成固非一旦以人巧而勝天功則將奪乎造化之妙也

故人贈我遠不違着令山水含清輝頓驚謝康樂詩興生我衣
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雲霞收夕霏

遜遁者從之而不敢咈其意也着着裳也同衣曰襟曰袖皆
裳也謝康樂詩云山水含清輝又題石壁精舍云林壑斂暝
色雲霞收夕霏◎言殷明府以此裳贈我我敬受之而不敢
違我着裳遊於山水之間能令山水之含清輝是康樂之
詩興忽然生於我之裳上矣襟前之林壑斂乎暝色裳斂之
也袖上之雲霞收乎夕霏裳收之也康樂之所云人於一裳
而盡見之是裳之有助於詩興者亦多矣然則贈此裳者其
情為何如乎◎按山水含清輝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皆
康樂公詩句李白引之以詠裳但添着令二字并襟前袖上
等字體貼假借曲盡其妙如化工生物無有形迹可謂細且

察矣談其空疎者非深知白者也○又按杜子謝張舍人錦段稱之詩以富貴貧賤儀節自守不敢妄受過分之物白酬贈明佐五雲裘之歌則直受之而不辭但美其物以答其情而已他皆不過白之文辭雖充溢而撿身或有所不及也

李詩疑註巻之五終